



1586  
1



明 遠 21  
別 1886  
卷 1-2

彭城張竹坡批評金瓶梅

# 第一奇書

影松軒藏板

序



金瓶一書傳為鳳洲所

人之作也或云即鳳洲

手結纜，洋，一百四



內其細針密線每令  
觀者望洋而嘆今經  
張子竹坡一紙不特照  
出作去金針之細毫使

其粉膩香濃皆如孤窮  
秦鏡怪竅溫犀無不洞  
鑿原形的是渾艷異舊  
手而出之者位乎為鳳洲

作多疑也。然後知乾異  
和。淫以甘。臭而不顯其  
艷。金瓶亦艷。以其不異  
則上覺其淫。故懸鏹

燧屏。遂使雪月風花瓶  
磬。昆杯。陳莖。落葉。誇  
靈。等物。粧媽。逞態。以欺  
世。於。數。百年。間。一旦。潛

形無地蜂蝶苗名杏梅  
爭危竹坡其碧眼胡字  
向弄珠宮教人生懺惱  
畏懼心今後看長暗西門

慶等名色幻物弄影行  
間能不憐收此不畏懼乎  
其視金蓮嘗作辭履孰  
矣不特作去相頤而謝是

今天下失一香瓶梅瀑  
一欬異編豈不天奇

皆

康熙歲次乙亥清明中

浣

秦中气天在谢願題

於鼻竊坐

鼻鶴堂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

竹坡閒話

金瓶梅何為而有此書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於時。上不能問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嗚嗚。而作穢言以泄其憤也。雖然上既不可問。諸天下亦不能告諸人。雖作穢言以醜其讐。而吾所謂悲憤嗚嗚者。未嘗便蕪然于心。解頤而自快也。夫終不能一暢吾志。是其吝愈毒。而心愈悲。所謂含酸抱阮。以此固知玉樓一人作者之自喻也。然其言既不能以泄吾憤。而終于含酸抱阮。作者何以又必有言哉。曰

第一奇書

大略



作者固仁人也。志士也。孝子悌弟也。欲無言而吾親之仇也。吾何如以處之。欲無言而又吾兄之仇也。吾何如以處之。且也爲仇于吾天下萬世也。吾又何如以公論之。是吾旣不能上告天子以申其隱。又不能下告士師以求其平。且不能得急切應手之荆聶以濟乃事。則吾將止於無可如何而已哉。止於無可如何而已。亦大傷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心矣。展轉以思。惟此不律。可以少泄吾憤。是用借西門氏以發之。雖然。我何以知作者必仁人志士孝子悌弟哉。我見作者之以孝哥結也。磨鏡。回。皆。我。遺。意。嗽。七。之。

聲刺人心如此。其所以爲孝子也。至其以十兄弟對時。一親哥哥未復。以二搗鬼爲緩急相需之人。甚矣。殺狗記無必親切也。間嘗論之。天下最真者莫若倫常。最假者莫若財色。然而倫常之中。如君臣朋友夫婦。可合而成。若夫父子兄弟。如水同源。如木同本。流分枝引。莫不天成。乃竟有假父假子。假兄假弟之輩。意此而可假。孰不可假。將富貴而假者。可真。貧賤而真者。亦假。富貴熱也。熱則無不真。貧賤冷也。冷則無不假。不謂冷熱二字。顛倒真假。一至于此。然而冷熱亦無定矣。今日冷而明日熱。則今日真者假。而明日

假者真矣。今日熱而明日冷，則今日之真者悉爲明日之假者矣。悲夫！本以奢慾故，遂迷財色，因財色故，遂成冷熱。因冷熱故，遂亂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趨承，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所以此書獨罪財色也。嗟！假者一人死而百人來，真者一或傷而百難贖。世卽有假聚爲樂者，亦何必生死人之真骨肉以爲樂也哉？作者不幸，身遭其難，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號無益。借此以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憫矣。故其開卷卽以冷熱爲言，煞末又以真假爲言。其中假父子矣，無何而有假母女，假兄弟矣，無何而

有假弟妹，假夫妻矣，無何而有假外室，假親戚矣，無何而有假孝子，滿前役也。營也，無非於假景中提傀儡，噫！識其假則可任其冷熱，守其真則可樂吾孝弟。然而吾之親父子已荼毒矣，則奈何？吾之親手足已風零矣，則奈何？上誤吾之君，下辱吾之友，且殃及吾之同類，則奈何？是使吾欲孝而已爲不孝之人，欲弟而已爲不弟之人，欲忠欲信而已放逐，謔問於吾君，吾友之側，日夜咄咄，仰天太息，吾何辜而遭此也哉？曰：以彼之以假相聚故也。噫！嘻！彼亦知彼之所以爲假者，亦冷熱中事乎？假子之子，假父也，以熱故也。

假弟假女假友皆以熱故也。彼熱者蓋亦不知浮雲之有聚散也。夫几而氷山頽矣。夫几而闕闕朽矣。當世驅已之假以殘人之真者。不瞬息而已。之真者亦飄泊無依。所爲假者安在哉。彼于此時應悔向日爲假所誤。然而人之真者已黃土百年。彼留假傀儡人。則有真怨恨。怨恨深而不能吐。日釀一日。蒼七高天。茫七碧海。吾何日而能忘也哉。眼淚洗面。椎心泣血。卽百割此仇。何益于事。是此等酸法。一時一刻釀成。千百萬年死而有知。皆不能壞。此所以玉樓彈阮來。愛姐抱阮去。千秋萬歲。此恨綿七無絕期矣。故用普

淨以解冤。偶結之。夫冤至于不可解之時。轉而求其解。則此一刻之酸。當何如舍耶。是憤已百二十分酸。又百二十分。不作金瓶梅。又何以消遣哉。甚矣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上不能告諸天下。不能告諸人。悲憤鳴嗚。而作穢言。以泄其憤。自云舍酸。不是撒潑。懷七囊錘。以報其人。是亦一舉。乃作者固自有志。恥作荆耳。耳萬復仇之義。千百回微言之中。誰爲刀筆之利。不殺人于千古哉。此所以有金瓶梅也。然則金瓶梅。我又何以批之也哉。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于針萬線。同出一絲。又于曲萬折。不露一線。閱窓獨坐。讀

史讀諸家文少假偶。一規之曰如此妙文不爲之選。出金針不几辜負作者千秋苦心哉。久之心恒怯焉。不敢遽操管以從事。蓋其書之細如牛毛。乃千萬根共具一体。血脈貫通。藏針伏線。千里相牽。少有所見。不禁望洋而退。邇來爲窮愁所迫。炎涼所激。于難消遣時。恨不自誤一部世情書。以排遣悶懷。几欲下筆。而前後拮据甚費經營。乃擱筆曰。我且將他人炎涼之書。其所以前後經營者。細七算出一者。可以消我悶懷。二者算出古人之書。亦可算我。今又經營一書。我雖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書之法。不盡備于

是乎。然則我自  
梅也哉。

假我之金瓶梅。我何暇與人批金瓶。

金瓶梅詞話

神官者。寓言也。其假摠一人。幻造一事。雖爲風影之  
談。亦必依山點石。借海揚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  
不下百數。爲之尋端竟委。大半皆屬寓言。庶因物有  
名。托名撫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書。如西門  
慶。潘金蓮。王婆。武大。武二。水滸傳中原有之人。金瓶  
因之者。無論然則何以有瓶梅哉。瓶因慶生也。蓋云  
貪慾嗜惡。百骸枯盡。瓶之罄矣。特特譏出瓶兒。直令  
千古風流人。同聲一哭。因瓶生情。則花瓶。而子虛姓  
花。銀瓶。而銀姐。名銀。瓶與屏通。窺春必于隙底。屏號

芙蓉玩賞芙蓉亭蓋爲瓶兒插筍而私窺一回卷首  
詞內必云綉面芙蓉一笑開後玩燈一回燈賦內荷  
花燈芙蓉燈蓋金瓶合傳是因瓶假屏又因屏假芙  
蓉浸淫以入于幻也屏風二字相連則馮媽媽必隨  
瓶兒而當大理屏風又點睛妙筆矣芙蓉栽以正月  
冷艷于中秋搖落于九月故瓶兒必生于正月十五  
嫁以八月廿五後病必千重陽死以十月總是芙蓉  
譜內時候堵頭物去親事杳然瓶兒悔矣故蔣文蕙  
將聞悔而來也者然瓶兒終非所據必致逐散故又  
號竹山總是瓶兒心事中生出此一人如意爲瓶兒

後身故爲熊氏姓張熊之所貴者膽也是如意乃瓶  
膽一張耳故瓶兒好倒插花如意莖露獨嘗皆瓶與  
瓶膽之本色情景官哥幻其名意亦皆官窰哥窰故  
以雪賊死之瓶遇猫擊焉能不碎銀瓶墜井千古傷  
心故解衣而瓶兒死託夢必于何家銀瓶失水矣竹  
籃打水成何益哉故用何家藍氏作意中人以送西  
門之死亦瓶之餘意也至于梅又因瓶而生何則瓶  
裡梅花春光無幾則瓶罄喻骨髓暗枯瓶梅又喻衰  
朽在卽梅雪不相下故春梅寵而雪娥辱春梅正位  
而雪娥愈辱月爲梅花主人故永福相逢必云故主

而吳與恩之事必用春梅。襄事冬梅爲奇寒所迫，至春吐氣，故不垂別淚。乃作者一腔炎涼痛恨，發于筆端。至周舟同音春梅歸之，爲載花舟。秀臭同音春梅遺臭，載花舟且作糞舟。而周義乃野渡無人中流蕩漾，故求福寺裡普淨座前，必用周義轉世爲高留住兒。言須一篙留住，方登彼岸。然則金蓮豈盡無寓意哉。蓮與芰類也。陳舊也。敗也。敬莖同音敗莖。芰荷言蓮之下場頭，故金蓮以敬濟而敗。僥倖得金蓮芰莖之罪。西門乃打鐵棍。鐵棍芰莖影也。舍根而罪影，所謂糊塗敗莖，不耐風霜，故至嚴州而鐵指甲一折。卽

下幸徐對相救，風少勁卽吹去矣。次後過街鼠尋風，是真朔風，風利如刀，刀利如風，殘枝敗葉安得不摧哉。其父陳洪已爲露冷蓮房墜粉紅。其舅張團練搬去，又荷盡已無擎雨蓋，留此敗莖支持風雪。總寫蓮之不堪處，益知夏龍溪爲金蓮勝時寫也。溫秀才積至水秀才，再至倪秀才，再至王潮兒。總言水枯蓮謝，惟餘數莖敗葉，潦倒污泥，所爲風流不堪回首。無非爲金蓮污辱下賤寫也。蓮名金蓮，瓶亦名金瓶，侍女偷金蓮瓶相妬，鬪葉輸金蓮花，飄萎芰莖用事矣。他如宋蕙蓮、王六兒亦皆爲金蓮寫也。寫一金蓮不足

以盡金蓮之惡。且不足以盡西門月娘之惡。故先寫一宋金蓮。再寫一王六兒。總與潘金蓮一而二二而三者也。然而蕙蓮荻簾也。望子落簾兒墜。含羞自縊。又爲父竿挑簾一回。重作繡染。至王六兒。又黃蘆兒別音。其娘家王母猪。黃蘆與黃竹相類。其弟王經亦黃蘆莖之義。蘆莖葉皆後空。故王六兒好幹後庭花。亦隨手成趣。蘆亦有影。故看燈夜。又用鐵棍一覷春風。是蘆荻皆蓮之副。故曰二人皆爲金蓮寫。此一部寫金寫瓶寫梅之大梗槩也。若夫月娘爲月。徧照諸花生于中秋。故有桂兒爲之女。掃雪而月娘喜踏雪。

一而月娘悲。月有陰晴明晦也。且月下吹簫。故用玉簫。月滿兔肥。盈已必虧。故小玉成婚。平安卽偷鍍金鈎。子到南瓦子裡耍。蓋月照金鈎于南瓦上。其虧可見。後用雲裡守入夢。月被雲遮。小玉隨之。與兔俱隱。情文明甚。李嬌兒乃桃李春風。牆外枝也。其弟李銘言。理明外暗。可發一笑。至賁四嫂。與林太太。乃葉落林空。春光已去。賁四嫂姓葉。作帶水戰。西門慶將至其家。必云吩咐後生土顯。是背面落水。顯黃一葉也。杯太太用文嫂相通。文嫂住捕衙廳前。女名金大姐。乃蜂衙中一黃蜂。所云蜂媒是也。此時愛月初籠。兩番



賞雪。雪月爭寒。空林葉落。所爲蓮花芙蓉。安能寧耐。  
哉。故瓶死蓮。辱獨讓春梅。爭香吐艷。而春鴻春燕。又  
喻韶光迅速。送鴻迎燕。無有停息。來爵改名來友。見  
花事闌珊。燕鶯遺恨。其妻惠元。三友會于園。看杜鵬  
啼血矣。內有玉簫勾引春風。外有玳安傳消息。簫  
有合歡之調。蕙蓮惠元以之。簫有離別之音。故三章  
約乃陽關聲。西門聽之。能不動深悲耶。菴艸粘花。必  
用玳安。一曰嬉遊蝴蝶巷。再曰密訪蜂媒。已明其爲  
蝶使矣。所謂玳瑁斑花蝴蝶。非歟。書童則因簫而有  
名。蓋篇內寫月寫花寫雪。皆定名一人。惟風則止有

馮媽媽。太守徐對。雖亦一人。而非花嬌月媚。正經脚  
色。故用書童與玉簫合。而蕭疎之風動矣。未必云私  
挂一帆。可知其用意寫風。然又通書爲梳。故書童生  
于蘇州府長熟縣。字義可思。媚客之唱。必云畫損了  
掠兒稍。接手云。賁四害怕梳子在座。篋子害怕妙絕  
艷異遺意。爲男寵報仇。金蓮必云。打了象牙明點牙  
梳。去必以瓶兒喪內。瓶墜簪折。牙梳零落。蕭疎風起。  
春意闌珊。陽關三疊。大家將散場也。金瓶之大槩。寓  
言如此。其他剩意。不能殫述。推此觀之。筆筆皆然。至  
其寫玉樓一人。則又作者經濟學問。色色自喻。皆到。

試細細言之。玉樓簪土鑄玉樓人醉杏花天。來自楊家。後嫁李家。遇薛嫂而受屈。遇陶媽媽而吐氣。分明爲杏無疑。杏者幸也。身毀名污。幸此殘軀留于人世。而住居臭水巷。蓋言無妄之來。遭此荼毒。汚辱難忍。故著書以泄憤。嫁于李衙內。而李貴隨之。李安往依之。以理爲貴。以理爲安。歸于真定。棗強。真定言吾心。淡定。棗強言暵勉工夫。所爲勿助勿忘。此是作者學問。王杏菴送貧兒于晏公廟。任道士爲徒。晏安也。任與人通。又與仁通。言我若得志。必以仁道濟天下。使天下匹夫匹婦皆在晏安之內。以養其生。皆入干人

倫之中。以復其性。此作者之經濟也。不謂有金道士淫之。又有陳三引之言。爲今人聲色貨利浸淫已久。我方竭刀養之教之。而今道又使其舊性復散。不可救。援相率而至于永福寺內。共作孤魂。而後已。是可悲哉。夫永福寺湧于腹下。此何物也。其內僧人一日。胡僧再曰。道堅一肖其形。一美其號。永福寺真生我之門。死我戶。故皆于死後同歸于此。見色之利害。而萬迴長老。其迴腸也哉。他如黃龍寺。脾也。相國寺。相火也。拜相國長老。歸路避風。黃龍。明言相火動而脾風發。故西門死氣如牛吼。已先于東京言之矣。是玉

皇廟心也。二重殿後一重側門。其心尚可問哉。故有吳道士主持結拜心。既無道。結拜何益。所以將玉皇廟始而永福寺結者。以此更有因一事而生數人者。則數名公同一義。如車批淡。管世事寬。游守手郝。好賢開。四人共一寓意也。又如李智枝。黃四。梅李。盡黃春光已暮。二人共一寓意也。又如帶水戰一回。前云聶担兩湖。尚上小塘。汪北彥治。三人共一寓意也。又如安沈枕。宋送喬。年喻色慾傷生。二人共一寓意也。又有因一人而生數名者。應伯白爵嚙。字光侯喉。謝希糞火帶。字子紫純唇。祝住實十念年。孫天化話。字

伯不修羞。常時時節借卜。不志知道。吳無典思。雲裡守手。字非飛去。白賴光。字光湯背。賁第地。傳傳自新心。甘乾。出身韓道搗國鬼。因西門慶不肖生出數名也。又有卽物為名者。如吳神仙。乃鏡也。名無真。冰鑑。照人無失也。黃真人。土也。瓶墜簪折。黃土傷心。未用楚雲一人遙影。正是彩雲易散。潘道士拚也。死孽已成。拚着一做也。又有隨手調笑。如西門慶父。名達。蓋明捏土音言。西門之達。卽金蓮所呼達達之達。設問其母何氏。當必云娘氏矣。桂姐接了二官。打了之。人也。李裡外傳。取其傳話之意。侯林兒。言樹倒猢猻

散此皆掉手成趣處。他如張好問白汝晃。謊之類。不可枚舉。隨時會意。皆見作者狡滑之才。若夫玉樓彈阮愛姐。繼其後。抱阮以往湖州。何官人家。依二搗鬼以終。是作者窮途有淚無可洒處。乃于愛河中搗此一篇鬼話。明亦無可如何之中。作書以自遣也。至其以孝哥結入一百回。用普淨幻化言。惟孝可以消除萬惡。惟孝可以求錫爾類。今使我不能全孝。抑曾反思爾之于爾親。却是如何。千秋萬歲。此恨綿綿。悠悠蒼天。曷有其極。悲哉。悲哉。

第一奇書金瓶梅趣談

提傀儡兒上場。還少一口氣兒哩。

兩隻脚還趕不上一張嘴哩。

婆兒燒香當不的老子念佛。

老鼠尾靶生瘡兒。有膿也不多。

着緊處鎚把兒也不動。

馬蹄刀木杓裏切菜水也不漏。

山核桃差着一隔兒。

賣粉團的撞見敲板兒。蠻子叫冤。屈麻飯。脫胆帳。

離城四十里。見蜜蜂兒。擲屎出門。交癩象。絆了一交。

原來覷遠不覷近

禿子包網巾饒這一抵子也罷了

馬回子拜節來到就是

臘鴨子煮在鍋裏身子爛化了嘴兒還硬

打三箇恭唱兩箇喏誰見來

養蝦蟇得水蠱兒病

屬扭瓜兒糖的你扭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

鄉裏媽七拜千佛磕頭磕勾了

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

毬子心腸滾上滾下

蓋箇廟兒立起箇旗桿來就是謊神爺

老媽七睡着吃臘肉是恁一絲一絲的

投充了新軍又掇起石頭來了

蹀小板凳兒糊險道神还差着一帽頭子哩

失迷了家鄉那裏尋犢兒去

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画兒

不說這一声不當啞狗賣

玉黃李子搯了一塊兒去了

好合的劉九兒 妻兒趙迎春各自尋頭奔

鬼西上車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

曹州兵備管的事兒寬

屁股大吊了心 六月連陰天好情兒

什麼三隻腿金剛兩箇鯨角的象

太山游到領的衣服

屬麵筋的倒且是有靳道

老兒不發恨婆兒沒布裙

坐家的女兒偷皮匠逢着的就上

賈瞎子傳操乾起了箇五更

隔牆掠肝腸死心塌地

兜肚斷了帶子沒的絆了

銅盆撞了鉄刷帚

灯草拐杖做不得王

火到猪頭爛錢到公事辦

吹殺灯擠眼兒後來的事看不見

隔牆掠鬼臉兒可不把我誑殺

愛奴兒掇着獸頭往城外掠好个丟醜的孩兒

唐胖子吊在醋缸裏把你撇酸了

賣瓜子兒開廂子打啞噴瑣碎一大堆

你大拳打了人這回拿手來攢拳

椿凳折了靠背兒沒的倚了

王婆子賣了磨沒的堆了

王十九只吃酒 臘月蘿蔔動了心

小炊匠跟着行香的走鎖碎一浪湯

出籠的鷄鶉也是個快鬪的

豆芽菜有甚細兒

党太尉吃匾食照樣兒 拔了蘿蔔地皮寬

猪八戒坐在冷鋪中醜的沒對兒

雞兒不撒尿各自有去處

馱糞毬兒面前光不知裏面受恹惶

酒土迷七後人眼 醜韭菜入不得蹊兒

雜錄小引

凡看一書必看其立架處如金瓶梅內房屋花園以及使用人等皆其立架處也何則既要寫他六房妻小不得不派他六房居住然全分開既難使諸人連合全合攏又難使各人的事實入來且何以見西門豪富看他妙在將月樓寫在一處嬌兒在隱現之間後文說挪廂房與大姐往前又說大妗子見西門慶揭簾子進來慌的往嬌兒那邊跑不迭然則嬌兒雖居廂房却又緊連上房東間或有門可通者也雪娥在後院近廚房特將金瓶梅三人放在前邊花園

內見得三人雖爲侍妾却似外室名分不正贅居其家反不若李嬌兒以娼家娶來猶爲名正言順則殺夫奪妻之事斷此非千金買妾之目而金梅合又分出瓶兒爲一院分者理勢必然必緊隣一墻者爲妬寵相爭地步而大姐住前廂花園在儀門外又爲敬濟偷情地步見得西門慶一味自滿託大意謂惟我可以調弄人家婦女誰敢狎我家春色全不想這樣妖淫之物乃令其居于二門之外墻頭紅杏開且開不住而况于不閉也哉金蓮固是治容誨淫而西門慶實自慢藏誨盜然則固不必如非陳敬濟也故云寫

其房屋是其間架處猶欲耍獅子先立一場而唱戲先設一臺恐看官混七看過故爲之明目開出使看官如身入其中然後好看書內有名人教進七出七穿七走七做這些故事也他如西門慶的家人婦女皆書內聽用者亦錄出之令看者先已了了俟後遇某人做某事分外眼醒而西門慶淫過婦人名教開之足令看者傷心慘目爲之不忍也若夫金蓮不異夏姬故于其淫過者亦錄出之令人知恨

善孝說

夫人之有身吾親與之也則吾之身視親之身爲生



死矣若夫親之血氣衰老歸于大造孝子有痛于中  
是凡爲人子者所同而非一人獨具之奇寃也至于  
生也不幸其親爲仇所筭則此時此際以至千百萬  
年不忍一注目不敢一存想一息有知一息之痛爲  
無已嗚呼痛哉痛之不已釀成奇酸海枯石爛其味  
深長是故舍此酸者不敢獨立默坐苟獨立默坐則  
不知吾之身吾之心吾之骨肉何以慄上焉如刀割  
割如虫斯噬也悲夫天下尚有一境焉能使斯人悅  
耳目娛心志一安其身也哉蒼上高天茫上厚地無  
可一安其身必死乃庶几矣然吾聞死而有有知之  
說則奇痛尚在是死亦無益于酸也然則必何如而  
可哉必何如而可意者生而無我死而亦無我大生  
而無我死而亦無我幻化之謂也推幻化之謂旣不  
願爲人又不願爲鬼並不願爲水石蓋爲水爲石猶  
必流石人之淚矣嗚呼蒼上高天茫上厚地何故而  
有我一人致令幻化之難也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  
酸再曰抱阮結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兒作者之  
心其有餘痛乎則金瓶梅當名之曰奇酸誌若孝說  
嗚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

西門慶家人名數

來保 子僧保兒小舅子劉舍

來旺

玳安

來興

平安

來安

書童

畫童

琴童

又琴童 天福見敗者

棋童

來友

王顯

春鴻

春燕

王經 係家丁

來昭 暨鉄棍兒

後生

榮海

司茶

鄭紀

燒火

劉包

小郎

胡秀

外甥小郎

崔本

看墳

張安

第一奇書

西門慶家人媳婦

來旺媳婦 二其一則朱蕙蓮

來昭媳婦 一丈青

來保媳婦 惠祥

來爵媳婦 惠元

來興媳婦 惠秀

丫鬟

玉簫

小玉

蘭香

小鴛

夏花

元宵兒

迎春

綉春

春梅

秋菊

中秋兒

翠兒

奶子如意兒

西門慶淫過婦女

李嬌兒

卓丟兒

孟玉樓

潘金蓮

李瓶兒

孫雪娥

春梅

迎春

縉春

蘭香

宋蕙蓮

來爵媳婦惠元

王六兒

賁四嫂

如意兒

林太太

李桂姐

吳銀兒

鄭月兒

意中人

何千戶娘子藍氏

王三官娘子黃氏

錦雲

外寵

書童

王經

潘金蓮

王六兒

潘金蓮淫過人目

張大戶

西門慶

琴童

陳敬濟

玉潮兒

意中人

武二郎

外寵

西門慶

第一奇書

雜錄

五

惡姻嫁

武植

藏春芙蓉鏡

郟哥口 和尚耳 春梅秋波 貓兒眼中

鐵棍舌畔 秋菊夢

春梅秋波 貓兒眼中

附

潘金蓮品的簫

對

西門慶投的壺

西門慶房屋

門面五間。到底七進。後要隔壁子虛房共作花園

上房。月娘住

西廂房。玉樓住

東廂房。李嬌兒住

堂屋後三間。孫雪娥住

後院廚房

前院穿堂

大客屋

東廂房。大姐住

第一奇書

房屋

西廂房

儀門

儀門外則花園也。三間樓一院。潘金蓮住。又三間樓一院。李瓶兒住。二人住樓在花園前。過花園方是後邊。

花園門。在儀門外。後又有角門。通着月娘後邊也。

金蓮瓶兒兩院。兩角門前又有一門。卽花園門也。

花園內。後有捲棚。翡翠軒。前有山子。山頂上臥雲亭。半中間藏春塢雪洞也。

花園外。卽印子鋪門面也。

門面傍。開大門也。

對門。乃要的喬親家房子也。

獅子街。乃子虛遷去住者。瓶兒帶來。後開絨線鋪。又獅子街。卽打李外傳處也。

內儀門外。兩道傍。乃羣房。宋蕙蓮等住者也。



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讀法

劈空揆出金瓶梅三個人來。看其如何收攏一塊。如何發放開去。看其前半部止做金瓶。後半部止做春梅。前半人家的金瓶。被他千方百計弄來。後半自己的梅花。却輕七的被人奪去。

起以玉皇廟。終以永福寺。而一回中。已一齊說出。是大關鍵處。

先是吳神仙總覽其盛。便是黃真人。少扶其衰。未是普淨師。一洗其業。是此書大照應處。

三  
冰鑑定終身。是一番結果。然獨遺陳敬濟。嘻笑卜龜

兒又遺潘金蓮。然金蓮即從其自己口中補出。是故亦不遺金蓮。當獨遺西門慶與春梅耳。兩番瓶兒托夢。蓋又單補西門而葉頭。怕相面。纏爲敬濟一番結束也。四

未出金蓮。先出瓶兒。既娶金蓮。方出春梅。未娶金蓮。却先娶玉樓。未娶瓶兒。又先出敬濟。文字穿插之妙。不可名言。若夫夾寫蕙蓮。王六兒。賁四嫂。如意兒。諸人。又極盡天工之巧矣。五

會看金瓶者。看下半部。亦惟會看者。單看上半部。如生子加官時。唱韓湘子。李叔。嘆浮生。猶如一夢等不

可枚舉。細玩方知。六

金瓶有板定大章法。如金蓮有事生氣。必用玉樓在傍。百遍皆然。一絲不易。是其章法老處。他如西門至八家飲酒。臨出門時。必用一人。或一官來拜。留坐此。又是生子加官後。數十回大章法。七

金瓶一百回。到地俱是兩對章法。合其目爲二百件事。然有一回前後兩事。中用一語過節。又有前後兩事。暗中一筭過下。如第一回。用元壇的虎是也。又有兩事兩段寫者。寫了前一事半段。即寫後一事半段。再完前半段。再完後半段者。有二事而參伍錯綜寫

者有夾入他事寫者。總之以目中七事爲條幹。逐回細玩卽知。八

金瓶一回。兩事作對固矣。却又有兩回作遙對者。如金蓮琵琶瓶兒象棋作一對。偷壺偷金作一對等。又不可枚舉。九

前半處七冷。令人不耐看。後半處七熱。而人又看不出。前半冷。當在寫最熱處玩之。卽知後半熱。看孟玉樓上坟。放筆描清明春色便知。十

內中有最沒正經沒要緊的一人。却是最有結果的。人如韓愛姐是也。一部中諸婦人。何可勝數。乃獨以

愛姐守志結何哉。作者蓋有深意存于其間矣。言愛姐之母爲娼。而愛姐自東京歸。亦曾迎人獻笑。乃留心敬濟之死。靡他以視瓶兒之子子虛。春梅之守備。二人固當愧死。若金蓮之遇西門。亦可如愛姐之逢敬濟。乃一之于琴童。再之于敬濟。且下及王潮兒。何其比同心之娼妓。亦不若哉。此所以將愛姐作結。以愧諸婦。且言愛姐以娼女回頭。還堪守節。奈之何。身居金屋。而不改過悔非。一竟喪廉寡。墮于死路而不返哉。十一

讀金瓶須看其大間架處。其大間架處。則分金梅在

一處分瓶兒在一處又必合金瓶梅在前院一處金梅合而瓶兒孤前院近而金瓶妬月娘遠而敬濟得以下手也。十二  
讀金瓶須看其入笥處。如玉皇廟講笑話。插入打虎。請子虛卽插入後院緊隣。六回金蓮纏熟。卽借嘲罵處。插入玉十借問伯爵連日那里。卽插入桂姐借蓋捲棚。卽插入敬濟借翟管家。插入王六兒借翡翠軒。插入瓶兒生子。借梵僧藥。插入瓶兒受病。借碧霞。插入普淨借上文。插入李衙內借拿皮襖。插入玳安。小玉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蓋其用筆不露痕迹處也。

其所以不露痕迹處。總之善用曲筆逆筆。不肯另起頭緒。用直筆順筆也。夫此書頭緒何限。若一一起之。是必不能之數也。我執筆時。亦必想用曲筆逆筆。但不能如他曲得無迹。逆得不覺耳。此所以妙也。十三  
金瓶有節。七露破綻處。如窻內淫聲。和尚偏聽見。私琴童雪娥偏知道。而裙帶葫蘆。更屬險事。墻頭密約。金蓮偏看見。蕙蓮偷期。金蓮偏撞着。翡翠軒。自謂打聽。瓶兒葡萄架。早已照入鉄棍。總受脏。卽動大怨之。怒。總乞恩。便有平安之諛。調。婿後。西門偏就摸着。燒陰戶。胡秀偏就看見。諸如此類。又不可勝數。揔之用。

險筆以寫人情之可畏而尤妙在既已露破乃一語  
卽解絕不費力累贅此所以爲化筆也 十四

金瓶有特上起一事生一人而來旣無端去亦無謂  
如書童是也不知作者蓋几許經營而始有書童之  
一人也其猶寫西門淫蕩並及外寵不必說矣不知  
作者蓋因一人之出門而方寫此書童也何以言之  
瓶兒與月娘始疎而終親金蓮與月娘始親而終疎  
雖故因逐來昭解來旺起釁而未必至撒潑一番之  
甚也夫竟至撒潑一番者有玉簫不惜將月娘底裏  
之言罄盡告之也玉簫何以告之曰有三章約在也

三章何以肯受有書童一節故也夫玉簫書童不便  
突起爐竈故寫藏壺構釁于前也然則遙上寫來必  
欲其撒潑何爲也哉必得如此方于出門時月娘毫  
無憐惜一棄不顧而金蓮乃一敗塗地也誰謂金瓶  
內有一無謂之筆墨也哉 十五

金瓶內正經寫六個婦人而其實止寫得四個月娘  
玉樓金蓮瓶兒是也然月娘則以大綱故寫之玉樓  
雖寫則全以高才被屈滿灶牢騷故又另出一机軸  
寫之然則以不得不寫也月娘以不肯一樣寫也玉  
樓是全非正寫也其正寫者誰瓶兒金蓮然而寫瓶

兒又每以不言寫之。夫以不言寫之。是以不寫處寫之。以不寫處寫之。是其寫處。舉在金蓮也。單寫金蓮。宜乎金蓮之惡。冠於衆人也。吁。文人之筆。可恨哉。六。金瓶內有兩個人爲特。七。用意寫之。其結果亦皆可。觀如春梅與玳安兒是也。于詞作了。曩時必用几遍。筆墨描寫春梅。心高志大。氣象不同。于衆小廝內。必用層。七。筆墨描寫玳安。色。七。可入後文。春梅作夫人。玳安作員外。作者必欲其如此。何哉。見得一部炎涼。書中翻案。故也。何則。止知眼前作婢。不知卽他日之夫人。止知眼前作僕。不知卽他年之員外。不特他人。

轉眼奉承。卽月娘且轉而以上賓待之。末路倚之。然則人之眼邊前炎涼。成何益哉。此是作者特。七。爲人下礎。硬也。因要他於污泥中。爲後文翻案。故不得不先爲之抬高身分也。十七

李嬌兒孫雪娥。要此二人何哉。寫一李嬌兒。見其未遇金蓮。嬌兒時。早已朝風弄月。迎好賣俏。許多不肯事種。七。可殺。是寫金蓮。嬌兒乃實。爲西門之惡。寫李嬌兒。又虛。寫西門之惡。寫出來的。既已如此。其未寫出來的時。又不知何許惡端。不可問之事。于從前也。作者何其深惡西門之如是。至孫雪娥出身微賤。分

不過通榜。何其必勞一番筆墨寫之哉。此又作者苦  
薩心也。夫以西門之惡。不寫其妻作倡。何以報惡人。  
然既立意。另一花樣寫月娘斷。不忍寫月娘。至于  
此也。玉樓本是無辜受毒。何忍更令其頂缸受報。李  
嬌兒本是娼家。瓶兒更欲用之。孽報于西門生前而  
金蓮更自有冤家債主在。且即使之爲娼于西門。何  
損于金蓮。似甚有益。樂此不苦。又何以言報也。故用  
寫雪娥。以至于爲娼。以總張西門之報。且暗結宋蕙  
蓮一段公案。至于張勝敬濟後事。則又情因文生。隨  
手收拾。不然雪娥爲娼。何以結果哉。十八

又嬌兒色中之財。看其在家管庫。臨去拐財。可見玉  
六兒財中之色。看其與西門交合時。必云做買賣。騙  
了頭房子。說合苗青。總是借色起端也。十九  
書內必寫蕙蓮。所以深潛金蓮之惡于無盡也。所以  
爲後文如瓶兒時。小試行道之端也。何則。蕙蓮總蒙  
愛。偏是他先知。亦如迎春喚猫。金蓮賤見也。使春梅  
送火山洞。何異教西門早娶瓶兒。願權在一塊住也。  
蕙蓮跪求。復爾可心。且許多牢籠。閑鎖何異瓶兒來  
時。乘醉說一。跳如走的話也。兩舌雪娥。使激蕙蓮。何  
異對月娘說。瓶兒是非之處也。卒之來旺。几死而未

死。蕙蓮可以不死。而竟死。皆金蓮爲之也。作者特七于瓶兒進門。加此一段。所以危瓶兒也。而瓶兒不悟。且親密之。宜乎不禍。不旋踵。後車終覆也。此深著金蓮之惡。吾故曰。其小試行道之端。蓋作者爲不知遠害者寫一樣子。若只隨手看去。便說西門慶。又刮上一家人媳婦子矣。夫西門慶。殺夫奪妻。取其財底。殺王之奴。賣朝廷之法。豈必於此。特七撰此一事。以增其罪案哉。然則看官。每爲作者瞞過了也。二十。後又寫如意兒何故哉。又作者明白奈何。金蓮見其死。蕙蓮死。瓶兒之均屬無益也。何則。蕙思。猶死。金蓮

可一快然而官哥生。瓶兒寵矣。及官哥死。瓶兒亦死。金蓮又一大快然而如意口脂。又從靈座生香。去掉一個。又來一個。金蓮雖善。固寵巧於制人。於此能不技窮袖手。其奈之何。故作者寫如意兒。全爲金蓮寫。亦全爲蕙蓮瓶兒憤也。二十

然則寫桂姐銀兒月兒諸妓何哉。此則總寫西門無厭。又見其爲浮薄立品。市井爲習。而于中寫桂姐。特犯金蓮。寫銀姐。特犯瓶兒。又見金瓶二人。其氣味。氣息已全通娼家。雖未身爲倚門之人。而淫心。亂行。實臭味相投。彼娼婦。猶步後塵矣。其寫月兒。則另用香



温玉軟之筆見西門一珠粗鄙雖章臺春色猶不能  
細心領畧故寫日見又反觀西門也。二十  
寫王六兒賁四嫂以及林太太何哉曰王六兒賁四  
嫂林太太三人是三樣寫法三種意思寫王六兒者  
專爲財能致色一着做出來你看西門在日王六兒  
何等奉承乃一旦揚財遠遁故知西門于六兒借財  
黃色而王六兒亦借色求財故西門死必自王六兒  
家來究竟財色兩空王六兒遇何官人究竟借色求  
財甚矣色可以動人尤未如財之通行無阻人人皆  
愛也然則寫六兒又似單講財故意結入一百回內

至于賁四嫂却爲飛安寫蓋言西門止知貪濫無厭  
不知其左右親隨且上行下效已浸淫乎欺主之風  
而竊玉成婚已伏線于此矣若云陪寫王六兒猶是  
淺着再至林太太吾不知作者之心有何千萬憤懣  
而於潘金蓮發之不但殺之割之而并其出身之處  
教習之人皆欲致之死地而方暢也何則王招宣府  
內固金蓮舊時賣入學歌學舞之處也今看其一腔  
批詐喪廉寡恥若云本自天生則良心爲不可必而  
性善爲不可據也吾知其自二三歲時未必便如此  
淫蕩也使當日王招宣家男敦禮義女尚貞廉淫必

不出於口淫色不見於目金蓮雖淫蕩亦必化而爲  
貞女奈何堂上招宣不爲天子招服遠人宣揚威德  
而一裁縫家九歲女孩至其家卽費許多閒情教其  
描眉画眼弄粉塗朱且教其做張做致嬌模嬌樣其  
待小使女如此則其儀型妻子可知矣宜乎三官之  
不肖荒淫林氏之蕩閑踰矩也招宣實教之夫復何  
尤然則招宣教一金蓮以遺害無窮身受其害者前  
有武大後有西門而林氏爲招宣還報固其宜也吾  
故曰作者蓋深惡金蓮而並惡及其出身之處故寫  
林太太也然則張大戶亦成金蓮之惡者何以不寫

曰張二官頂補西門千戶之缺而伯爵走動說娶嬌  
兒儼然又一西門其受報亦必又有不可盡言者則  
其不着筆墨處又有無限烟波直欲又藏一部大書  
於無筆處也此所謂筆不到而意到者二十  
金瓶寫月娘人人謂西門氏虧此一人內助不知作  
者寫月娘之罪純以隱筆而人不知也何則良人  
妻之所仰望而終身者也若其夫千金買妾爲宗嗣  
計而月娘百依百順此誠閑雅之雅千古賢婦人由  
苦西門慶殺人之夫劫人之妻此真盜賊之行也甘  
夫爲盜賊之行而其妻不涕泣而告之乃依違其

視爲路人。休戚不相聞。而且自以好。先  
爲心尚。可問哉。至其于陳敬濟。則作者已  
月娘引賊入室之罪。可勝言哉。至後識破  
所爲分處之計。乃白日閉門。便爲處此。已畢後之  
敬濟送大姐。請春梅。皆隨風弄柁。毫無成見。而听尼  
宣卷。胡乱燒香。全非婦女所宜。而後知不堪讀書。四  
字誤盡西門一生。且誤盡月娘一生也。何則。使西門  
守禮。便能以礼刑其妻。今止爲西門不讀書。所以月  
娘雖有爲善之資。而亦流於不知大礼。卽其家常舉  
動。全無舉案之風。而徒多眉眼之處。蓋寫月娘爲一

知學好而不知礼之婦人也。夫知學好矣。而不知礼  
猶足遺害無窮。使敬濟之惡。歸罪于已。况不學好者  
乎。然則敬濟之罪。月娘成之。月娘之罪。西門慶刑于  
之過也。四 二十

文章有加一倍。寫法。此書則善於加倍寫也。如寫西  
門之熱。更寫蔡夫。二御史更寫六黃太尉。更寫蔡太  
師更寫朝房。此加一倍熱也。如寫西門之冷。則更寫  
一敬濟。在冷舖中。更寫蔡太師交軍。更寫烟欽北  
真是加一倍冷。要之加一倍熱。更欲寫如西門之熱  
者何限。而西門倚恃財肆惡。加一倍冷者。正欲寫如

西門之冷者何窮而西門不罕見机也。二十  
寫月娘必寫其好佛者。人皆知作者之意乎。作者開  
講早已勸人六根清淨。吾知其必以空結此財色  
字也。夫空字作結。必爲僧乃可。夫西門不死。必不  
頭。而西門既死。又誰爲僧使。月娘於西門一死。不顧  
家業。卽削髮入山。亦何與于西門說法。今必仍令西  
門自己受持。方可。夫西門已死。則奈何。作者几許痴  
躄。乃以孝哥見生于西門死之一刻。卒欲令其回頭  
受我度脫。總以聖賢心發菩薩願。欲天下無終諱過  
之人。人無不改之過也。夫人之既死。猶望其改過於

來生。然則作者之待西門。何其忠厚慨惻。而勸勉于  
天下後世之人。何其殷乚不已也。是故既有此段大  
結束在胸中。若突然於後文。生出一普淨師。幻化了  
去。無頭無緒。一者落尋常巢臼。二者筆墨。則脫落痕  
迹矣。故必先寫月娘好佛。一路屍乚閃乚。如蚍蜉灰  
線。後又特筆出碧霞宮。方轉到雪牖。而又只一影普  
師。遲至十年。方纔復收到永福寺。且于幻影中。將一  
部中有各人物。花開豆爆出來的。復一一烟消火滅  
了去。蓋生離死別。各人傳中皆自有結。此方是一總  
大結束。作者直寫一部千針萬線。又盡幻化了還

之于太虛也。然一寫月娘好佛。豈泛泛然為吃齋村婦。閒寫家常哉。此部書總妙在千里伏脉。不肯作易安之筆。沒箇之物也。是故妙絕羣書。二十  
又月娘好佛內。便隱三個姑子許多隱謀詭計。教唆他燒夜香。吃菓安胎。無所不為。則寫好佛。又寫月娘之隱惡也。不可不知。二十  
內中獨寫玉樓有結果。何也。蓋勸瓶兒金蓮二婦也。言不幸所天不壽。詩自己雖不能守。亦且靜處金閨。冷媒妁說合事成。雖不免扇坟之誚。然猶是孀婦常情。及嫁而統嗣多非。亦須寬心忍耐。安于救命。此玉樓

俏心腸高諸婦。一着春梅一味托大。玉樓一味胆小。故後日成就春梅。必竟有失身受嗜慾之危。而玉樓則一勞而永逸也。二十

陳敬濟嚴州一事。豈不蛇足哉。不知作者一筆而三用也。一者為敬濟墮落人冷舖作因。二者為大姐一死伏線。三者欲結玉樓實上。遇李公子為百年知己。可償在西門家三四年之恨也。何以見之。玉樓不為敬濟所動。固是心焉。李氏而李公子寧死不捨。天下有寧死不捨之情。非知己之情也哉。可必其無白頭吟也。觀玉樓之風韻。媽然實是第一個美人。而西門

乃獨于一濫觴之金蓮厚。寫一玉樓明七說西門  
為市井之徒。知好淫而且不知好色也。二十九  
玉樓來西門家合婚過禮。以親偷娶迎奸。赴會何啻  
天壤。其吉凶氣象已自不同。其嫁李衙內則依然合  
婚。行茶過禮。月娘送親。以視老鴛爭論夜隨來旺。王  
婆領出不垂別淚。其明晦氣象又自不同。故知作者  
特七寫此一位。真正美人為西門不知風雅定案也。  
十三  
金蓮與瓶兒進門皆受辱。獨玉樓自始至終無二。獲  
貶噫亦有心人哉。三十

西門是混帳惡人。吳月娘是好險好人。玉樓是乖人。  
金蓮不是人。瓶兒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濟是浮人。  
小人。嬌兒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蓮是不識高低  
的人。如意兒是頂缺之人。若王六兒與林太太等。直  
與李桂如輩一流。總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輩。  
皆是沒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師蔡狀元。宋御史。皆是  
枉為人也。三十一  
獅子街乃武松報仇之地。西門几死其處。曾不數日。  
而子虛又受其害。西門徜徉來往。俟後王六兒偏又  
為之移居此地。賞燈。令金蓮兩遍身歷其處。寫小

入托大忌。患嗜惡不悔。一筆都盡。三十  
金瓶梅是一部史記。然而史記有獨傳。有合傳。却是  
分開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傳。而于百人  
總合一傳內。却又斷七續七。各人自有一傳。因知作  
金瓶者必能作史記也。何則。既已爲其難。又何難爲  
其易。四三十  
每見批此書者。必貶他書。以褒此書。不知文章乃公  
共之物。此文妙。何妨彼文亦妙。我偶就此文之妙者  
而評之。而彼文之妙。固不掩此文之妙者也。卽我自  
作一文。亦不得謂我之文出。而天下之文皆不妙。且

不得謂天下更無妙文。妙于此者。奈之何。批此人之  
文。卽若據爲已有。而必使凡天下之文。皆不如之。此  
其用心。偏私狹隘。決做不出好文。夫做不出好文。又  
何能批人之好文哉。吾所謂史記。易於金瓶。蓋謂史  
記分做。而金瓶合做。卽使龍門復生。亦必不謂予左  
袒金瓶。而予亦並非謂史記反不妙于金瓶。然而金  
瓶却全得史記之妙也。文章得失。惟有心者知之。我  
止賞其文之妙。何暇論其人之爲古人。爲後古之人。  
而代彼爭論。代彼謙讓也哉。三十  
作小說者。槩不留名。以其各有寓意。或暗指某人。而

作。夫作者既用隱惡揚善之筆。不存其人之姓名。並不露自己之姓名。乃後人必欲爲之尋端。竟委說出。名姓何哉。何其刻薄爲懷也。且傳聞之說。大都穿鑿。不可深信。總之作者無感慨。亦必不著書一言盡之矣。其所欲說之人。卽現在其書內。彼有感慨者。反不忍明言。我沒感慨者。反必欲指出。真沒搭撒沒要緊也。故別號東樓。小名慶兒之說。槩置不問。卽作書之人。亦止以作者稱之。彼既不著名于書。予何多贅哉。近見七才子書。滿紙王四。雖批者各自有意。而予則謂何不留此閒工。多曲折于其文之起盡也哉。偶記

于此。以白當世三十一

史記中有年表。金瓶中亦有時日也。開口云西門慶二十七歲。吳神仙相面。則二十九至臨死。則三十三歲。而官哥則生于政和四年。丙申卒于政和五年。丁酉。夫西門慶二十九歲生子。則丙申年至三十三歲。該云庚子。而西門乃卒于戊戌。夫李瓶兒亦該云卒于政和五年。乃云七年。此皆作者故爲參差之處。何則。此書獨與他小說不同。看其三四年間。却是一日一時。推着敘去。無論春秋冷熱。卽某人生日。某人某日來請酒。某日某日請某人。某日是某節令。齊七整



整捱去若再將三五年間甲子次序排得一絲不亂。是真個與西門計帳簿有知世之無目者所云者也。故特上錯亂其年譜大約三五年間其繁華如此則內云某日某節皆歷上生動不是死板一串鈴可以排頭數去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眩目真有如捱着一日日過去也。此為神妙之筆噫技至此亦化矣哉。真千古至文吾不敢以小說目之也。三十  
一百回是一回必須放開眼光作一回讀乃知其起盡處。三十  
一百回不是一日做出却是一日一刻創成人想其

創造之時何以至于創成便知其內許多起盡費許多經營許多穿插裁剪也。三十

看金瓶把他當事實看便被他瞞過必須把他當文章看方不被他瞞過也。四十

看金瓶將來當他的文章看猶須被他瞞過必把他當自己的文章讀方不被他瞞過。四十

將他當自己的文章讀是矣然又不如將他當自己過去經營的文章我先將心與之曲折弄出夫而後

謂之不能瞞我方是不能瞞我也。四十  
做文章不過是情理二字公做此一篇百回長文亦

只是情理二字於一個人心中計出一個人的情理。則一個人的傳得矣。雖前後來雜衆人的話。而此一人開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開口便得情理由於計出這一人。的情理。方開口耳。是故寫十百千人。皆如寫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書也。四十  
金瓶每於極忙時。偏夾叙他事。入內如正未娶金蓮。先挿娶孟玉樓。娶玉樓時。即夾叙嫁大姐。生子時。即夾叙吳與恩借債。官哥臨危時。乃有謝希大借銀。梅兒死時。乃入玉簫受約。擇日出殯。乃有請六黃太尉等事。皆於百忙中。故作消閒之筆。非才富一石。豈有何

以能之。亦如武松問傅夥計。西門慶的話。百忙裡說。出二兩一月等文。則又臨時用輕筆計。神理不在此。等章法。尚筭也。四十  
金瓶梅妙在善於用犯筆。而不犯也。如寫一伯爵。更寫一希大。然畢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分。各人的談吐。一絲不紊。寫一金蓮。更寫一蕩兒。可謂犯矣。然又始終聚散。其言語舉動。又各各不亂。一絲寫一王六兒。偏又寫一賁四嫂。寫一李桂姐。偏又寫一吳銀姐。鄭月兒。寫一王婆。偏又寫一薛媒婆。一馮媽。七一交嫂兒。一陶媒婆。寫一薛姑子。偏又寫

王姑子劉姑子諸如此類。皆妙在特犯手。却又各各一款。絕不相同也。四十五

金瓶梅于西門慶不作一文筆。于月娘不作一頭筆。

於玉樓則純用俏筆。于金蓮不作一鈍筆。于瓶兒不

作一深筆。于春梅純用傲筆。于敬濟不作一韻筆。於

大姐不作一秀筆。于伯爵不作一呆筆。於玳安兒不

着一蠢筆。此所以各各皆到也。四十六

金瓶梅起頭放過一男一女。結末又放去一男一女。

如卜志道卓丟兒是起頭放過者。錦雲與李安是結

末放去者。夫起頭放過去。乃云卜志道是花子虛的。

署缺者不肯直出子虛。又不肯明明于十個中止寫

九個。單留一個缺去。尋子虛頂補。故先着一人隨手

去之。以出其缺。而便於出子虛。且于出子虛時。隨手

出瓶兒也。不然先出子虛於十人之中。則將出瓶兒

時。又費筆墨。故卜志道雖為子虛署缺。又為瓶兒做

楔子也。既云做一楔子。又何有顧意命名之義。而又

必用一名。則只云不知道可耳。故云卜志道。至于丟

兒。則又玉樓之署缺者。夫未娶玉樓。先娶此人。既娶

玉樓。即丟開此人。豈如李瓶兒今日守靈。明朝燒紙

了。鬘奶子相伴空房。且一番兩番託夢也。是誠丟開

腦後之人。故云丟兒也。是其起頭放過者。皆意在放過那人去。放入這人來也。至其結末放去者。曰楚雲者。蓋爲西門家中彩雲易散。作一影字。又見得美色無窮。人生有限。死到頭來。雖有西子王嬙。于我何涉。則又作者。特化爲起講數語作証也。至于李安。則又與韓愛姐同意。而又爲作者十二分滿許之筆。寫一孝子正人義士。以作中流砥柱也。何則。一部書中。上自蔡太師。下至侯林兒等輩。何止百有餘人。并無一個好人。非迎奸賣俏之人。卽附勢趨炎之輩。使無李安一孝子。不几使良心種子滅絕乎。看其寫李安母

子相依其一篇話頭。真見得守身如玉。不敢毀傷髮膚之孝子。以視西門敬濟輩。真猪狗不如之人也。然則末節放過去的。兩人又放不過衆人。故特化放過此二人。以深省後人也。四十七

寫花子虛。卽于開首十人中。何以不便出瓶兒哉。夫作者于提筆時。固先有一瓶兒在其意中也。先有一瓶兒在其意中。其後如何偷期。如何迎好。如何另嫁竹山。如何轉嫁西門。其着數俱已筭就。然後想到其夫當令何名。夫不過令其應名而已。則將來雖有如無故名之曰子虛。瓶兒求爲花。而有故卽姓花。忽然於

出筆時。乃想叙西門氏正傳也。于叙西門傳中。不出  
瓶兒。何以入此公案。特叙瓶兒。則叙西門起頭時。何  
以說隔壁一家姓花名菜。其妻姓李名某也。此無頭  
緒之筆。必不能入也。然則俟金蓮進門。再叙何如。夫  
他小說。便有一件件叙去。另起頭緒于中。惟金瓶梅  
純是太史公筆法。夫龍門文字中。豈有于一篇。特上  
着意寫之人。且十分有八分寫此人之。而于開卷  
第一回中。不總出樞紐如衣之領。如花之蕾。而謂之  
太史公之文哉。近人作一本傳奇。于起頭數折。亦必  
將有名人數點到。況金瓶梅爲海內奇書哉。然則作

者。又不能自己。另出頭緒。說勢必借結弟兄時。入花  
子虛也。夫使無伯爵一班人。先與西門打熟。則弟兄  
又何由而結。使寫子虛。亦在十人數內。終朝相見。則  
於第一回中。西門與伯爵會時。子虛係你知我見之  
人。何以開口。便提起他家二嫂。卽提起二嫂。何以忽  
說與咱院子止隔一牆。而二嫂又何如好也哉。故用  
寫子虛。爲會外之人。今日拉其人會。而因其隣牆。乃  
用西門數語。李瓶兒已出隣牆。已明不言之表。子虛  
一家。皆躍然紙上。因又筭到。不用卜志道之死。又何  
因想起拉子虛入今日自純。以神工兒斧之筆。行文。

故曲曲折折細詳瓶兒寂目而不令其窺。彼金針之  
一度吾故曰又作西門文字每于此等字使我悉  
心其中曲七折七爲之難入其起。何異入五岳三  
島盡覽奇勝我心樂此不爲疲也。八  
金瓶內卽一笑談一小曲皆因時。宜或直出本回  
之意或足前回或透下回當于其下另自分註也。四  
九

金瓶梅一書于作文之法無所不備一時亦難細說  
當各于本回前著明之。五十

金瓶梅說淫話止是金蓮與王六兒處多其次則

見他如月娘玉樓止一見而春梅則惟于點染處  
寫之何也。寫月娘惟掃雪前一夜所以醜月娘醜西  
門也。寫玉樓惟于含酸一夜所以表玉樓之屈而亦  
以醜西門也。是皆非寫其淫蕩之本意也。至于春梅  
欲留之爲炎涼翻案故不得不留其身分而止用影  
寫也。至于百般無恥十分不堪有桂姐月兒不能出  
之于口者皆自金蓮六兒口中出之其難堪爲何如  
此作者深罪西門見得如此狗彘乃偏喜之真不是  
人也。故王六兒潘金蓮有日一齊動手西門死矣。此  
作者之深意也。至于瓶兒雖能忍耐乃自討苦吃不

閑人事而制死子虛。迎奸轉嫁亦去金蓮不遠。故亦不妨爲之。馳張醜態。但瓶兒弱而金蓮狼。故寫瓶兒之淫。畧較金蓮可些。而亦早自喪其命于哉。藥之時。甚言女人貪色。不害人卽自害也。吁。可畏哉。若蕙蓮如意輩。有何品行。故不防唐突。而王招宣府內。林太太者。我固云爲金蓮波及。則欲報應之人。又何妨唐突哉。五十一

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處也。故必盡數日之間。一氣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層次。貫通氣脈。爲一線穿下來也。五十二

凡人謂金瓶是淫書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處也。若我看此書。純是一部史公文字。五十三

做金瓶梅之人。若令其做忠臣孝子之文。彼必能又出手眼。摹神肖影。追魂取魄。另做出一篇忠孝文字也。我何以知之。我于其摹寫奸夫淫婦知之。五十四

今有和尚讀金瓶。人必叱之。彼和尚亦必避人偷看。不知真正和尚。方許他讀金瓶梅。五十五

今有讀書者。看金瓶。無論其父母師傳禁止之。卽其自己。亦不敢對人讀。不知真正讀書者。方能看金瓶梅。其避人讀者。乃真正看淫書也。五十六

作金瓶者乃善才化身。故能百千解脫。色七皆到。不然正難夢見。五十七

作金瓶者必能轉身。証菩薩果。蓋其立言處。純是麟角鳳嘴文字故也。五十八

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難窮愁人情世故。一一經歷。過人世最深。方能為眾脚色摹神也。五十九

作金瓶梅若果必待色七歷遍。纔有此書。則金瓶梅又必做不成也。何則。即如諸淫婦偷漢種七不同。若

必待身親歷而後知之。將何以經歷哉。故知才子無所不通。專在一心也。六十

一心所通。實又真個現身一番。方說得一番。然則其寫諸淫婦真乃各現淫婦人身。為人說法者也。六十一

其書凡有描寫。莫不各盡人情。然則真千百化身。現名色人等。為之說法者也。六十二

其各盡人情。莫不各得天道。即千古筭來。天之禍淫福善。顛倒權奸。處確乎如此。讀之似有一人親曾執

筆。在清河縣前西門家裡。大大小小。前七後七。碟兒碗兒。一一記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謂為操筆伸紙。做

出來的。吾故曰得天道也。六十三

讀金瓶當看其白描處。子弟能看其日描處。必能自



做出異樣省力。巧妙文字來也。六十四

讀金瓶當看其脫卸處。子弟看其脫卸處。必能自出

手眼作過節文字也。六十五

讀金瓶當看其避難處。子弟看其避難。就易處。必能

放重筆。拿輕筆。異樣使乖脫滑也。六十六

讀金瓶當看其手閒事忙處。子弟會得便許作繁衍

文字也。六十七

讀金瓶當看其穿插處。子弟會得便許他作花團錦

簇。五色迷人的文字也。六十八

讀金瓶當看其結穴。發脈。閉鎖。照應處。子弟會得經

許他讀左國莊騷史子也。六十九

讀金瓶當知其用意處。夫會得其處。所以用意處

方許他讀金瓶梅。方許他自言讀文字也。七十

幼時在館中讀文。見窓友為先生夏楚云。我教你字

字想來。不曾教你。匪隘吞。予時尚幼。旁听此言。即深

自傲。省于念文時。即一字一字。作崑腔曲。拖長聲。調

轉數四念之。而心中必將此一字念到。是我用出的

一字。方罷。猶記念的是好古敏以求之。一句的文字。

如此。不三日。先生出會課題。乃君子矜而不爭。予自

覺做時。不甚怯力。而文成。先生大驚。以為抄寫他人

不然。何進益之速。予亦不能自後。先生留心。驗予動靜。見予念文。以頭伏棹。一手指文。一字一字唱之。乃大喜。曰。子不我欺。且回顧。同窓輩曰。尔輩不若也。今本不通。然思讀書之法。斷不可成。片念過去。豈但讀文。卽如讀金瓶梅小說。若連片念去。便味如嚼蠟。止見滿篇老婆舌頭而已。安能知其爲妙文也哉。夫不著其妙文。然則止要看其妙事乎。是可一大揶揄。十七

讀金瓶。必須靜坐三月。方可。否則眼光。糲糊。不能激射。得到。七十

才不高。由于心粗。心粗由于氣浮。心粗則氣浮。氣愈浮。則心愈粗。豈但做不出好文。并亦看不出好文。遇此等人。切不可將金瓶梅與他讀。七十

未讀金瓶梅。而文字如是。旣讀金瓶梅。而文字猶如是。此人直須焚其筆硯。扶犁耕田。爲大快活。不必再來弄筆硯。自討苦吃也。七十

做書者。是誠才子矣。然到底是菩薩學問。不是聖賢學問。蓋其專教人空也。若再進一步。到不空的所在。其書便不是這樣做也。七十

金瓶以空結。看來亦不是空到地的。看他以孝哥結。

便知然則所云幻化。乃是以學化百惡耳。七十一

金瓶梅到底有一種憤滿的氣象。然則金瓶梅斷上

是龍門再世。七十二

金瓶梅是部改過的書。現其以愛姐結便知蓋欲以

三年之艾治七年之病也。七十四

金瓶梅究竟是大徹悟的人做的。故其中將僧尼之

不肖處一一寫出此方是真正菩薩真正徹悟。七十九

金瓶梅倘他當日發心不做此一篇市井的文字他

必能另出韻筆作花嬌月媚如西廂等文字也。八十

金瓶必不可使不會做文的人讀。夫不會做文字人

讀則真有如俗云讀了金瓶梅也會做文字的人讀

金瓶純是讀史記。八十一

金瓶梅切不可令婦女看見。世有銷金帳底淺斟低

唱之下。念一回于妻妾所者。多多矣。不知男子中尚

少知功戒規感之人。彼女子中能規感者。几人哉。少

有效法。奈何奈何。至于其文法筆法。又非女子中所

能學。亦不必學。即有精通書史者。則當以左國風雅

經史與之讀也。然則金瓶梅是不可看之書也。我又

何以批之以誤世哉。不知我正以金瓶為不可不看

之妙文。特為婦人必不可看之書。恐人自不知戒而

反以是咎金瓶梅。故先言之。不肯使金瓶受過也。然則男子中少知看書者。誰不看金瓶梅。看之而喜者。則金瓶梅恨焉。恨其不知所以喜之。而第喜其淫逸也。如是則金瓶誤人矣。究之非金瓶誤之人。自誤之耳。看之而怪者。則金瓶梅悲焉。悲其本不予人以可怪。而人想怪其描寫淫逸處也。如是則人誤金瓶矣。究之非人誤之。亦非金瓶誤之。乃西門慶誤之耳。何爲金瓶誤人。不善讀書人。粗心浮氣。與之經史。不能下。燕偏喜讀金瓶梅。且最不喜讀下半本金瓶梅。是誤人者。金瓶梅也。何爲人自誤之。夫對人說賊。原以

示戒。乃所者。反因學做賊之術。是非說賊者之過也。彼所說賊者。本自爲賊耳。故金瓶梅不任受過。何以謂人誤金瓶。金瓶梅寫奸夫淫婦。貪官惡僕。幫閑娼妓。皆其通身力量。通身解脫。通身智慧。嘔心嘔血。寫出異樣妙文也。今止因自己目無双珠。遂悉令世間將此妙文。目爲淫書。置之高閣。使前人嘔心嘔血。做這妙文。雖本自娛實。亦欲娛于百世之錦繡才子者。乃爲俗人所掩。盡付流水。是謂人誤金瓶。何以謂西門慶誤金瓶。使看官不作西門的事。讀全以我此日。文心逆取。他當日的妙筆。則勝如讀一部史記。乃無

如開卷便止知看西門慶如何如何。全不知作者行文的一片苦心。是故謂之西門慶誤。金瓶梅然則仍依舊看官誤看了西門慶的金瓶梅。不知爲作者的。金瓶也。常見一人批金瓶梅曰。此西門之大帳簿。其兩眼無珠。可發一笑。夫伊于甚年月日。見作者僱工于西門慶家寫帳簿哉。更有讀至敬濟。弄一得双。乃爲西門大憤曰。何其剖其双珠。不知先生又錯看了也。金蓮原非西門所固有。而作者特寫一春梅。亦非欲爲西門慶所能常有之人而寫之也。此自是作者妙筆妙撰。以行此妙文。何勞先生爲之傍生瞻氣哉。

故讀金瓶者多不善讀金瓶者亦多。予因不揣乃爲欲批以請教。雖不敢謂能探作者之底裡。然正因作者叫屈不歇。故不擇狂瞽代爲爭之。且欲使有志作文者同醒一醒。長日睡魔。少補文家之法律也。誰曰不宜。八十

金瓶是兩半截書。上半截熱。下半截冷。上半熱中有冷。下半冷中有熱。八十

金瓶梅因西門慶一分人家。寫好几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虛一家。喬大戶一家。陳洪一家。吳大舅一家。張大戶一家。王招宣一家。應伯爵一家。周守備一

家何干戶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雲峰。在東京不  
算。賢計家。以及女眷不往來者。不算。凡這几家。大約  
清河縣官員大戶。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寫及一縣。吁  
一元惡大憚矣。且無論此回。有几家全傾其手。深遭  
荼毒也。可恨。可恨。四八十

金瓶梅寫西門慶。無一親人。上無父母。下無子孫。中  
無兄弟。幸而月娘。猶不以繼室自居。設也。月娘因金  
蓮。終不通言對面。吾不知西門慶何樂乎爲人也。乃  
于此不自改過自修。且肆惡無忌。宜乎就死不悔也。

八十

書內寫西門許多親戚。通是假的。如喬親家。假親家  
也。翟親家。愈假之親家也。楊姑娘。誰氏之姑娘。愈假  
之姑娘也。應二哥。假兄弟也。謝子純。假朋友也。至于  
花大舅。二舅。更屬可笑。真假到沒文理處也。敬濟兩  
番披蓆戴孝。假孝子也。至于沈姨夫。韓姨夫。不聞有  
姨娘來。亦是假姨夫矣。惟吳大舅。二舅。而二舅又如  
鬼如蜮。吳大舅少可。故後卒得吳大舅。畧上照應也。  
彼西門氏。並無一人天之報。施亦慘。而文人惡之者  
亦毒矣。奈何世人。于一本九族之親。乃漠然視之。且  
恨不排擠而去之。是何肺腑。八寸

金瓶何以必寫西門慶孤身一人無一着已親哉蓋必如此方見得其起頭熱得可笑後文一冷便冷到徹底再不能熱也八十

作者直欲使此清河縣之西門氏冷到徹底並無一人雖屬寓言然而其恨此等人直使之千百年後永不復望一復燃之灰吁文人亦狠矣哉八十

金瓶內有一李安是個孝子却還有一個王杏菴是個義士安童是個義僕黃通判是個益友曾御史是忠臣武二郎是個豪傑弟誰謂一片淫慾世界中天命民懿為盡滅絕也哉八十

金瓶雖有許多好人却都是男人並無一個好女人屈指不二色的要算月娘一個然却不知婦道以禮持家往往惹出事端至于愛姐晚節固可佳乃又守得不正經的節且早年亦難清白他如葛翠屏娘家領去作者固未定其末路安能必之也哉甚矣婦人陰性雖豈無貞烈者然而失守者易且又在各人家教規於此可以稟型于之懼矣齊家者可不慎哉九十

金瓶梅內却有兩個真人一尊活佛然而總不能救一個妖僧之流毒妖僧為誰施春藥者也九十

武大毒藥既出之西門慶家則西門毒藥固有人現

身而來。神仙真人活佛亦安能逆天而救之也哉。九

讀金瓶不可呆看。一呆看便錯了。九十

讀金瓶必須置唾壺于側。庶便于擊。九十

讀金瓶必須列寶劍于右。或可割空泄憤。九十

讀金瓶必須懸明鏡于前。庶能圓滿照見。九十

讀金瓶必置大白于左。庶可痛飲以消此世情之惡。九十

九十

讀金瓶必置名香于几。庶可遙謝前人感其作妙文。

曲曲折折以娛我。九十

讀金瓶必須置香茗于案。以奠作者苦心。九十

金瓶純是禪門圓通後做法。我批金瓶亦批其圓通

處也。一百

金瓶亦並不曉得有甚圓通。我亦正批其不曉。有甚

圓通處也。一百

金瓶以空字起結。我亦批其以空字起結而已。到底

不敢以空字誣我聖賢也。一百

金瓶處。七。体贴人情天理。此是其真能悟徹了。此是

其不空處也。一百

金瓶梅是大手筆。却是極細的心思。做出來者。一百



金瓶梅是部懲人的書故謂之戒律亦可雖然又云  
金瓶梅是部入世的書然謂之出世的書亦無不可  
五百  
金瓶梅三字連貫者是作者自喻此書內雖包藏許  
多春色却一朶一朶一瓣一瓣費盡春工當注之金  
瓶流香芝室爲千古錦繡才子作案頭佳玩斷不可  
使村夫俗子作枕頭物也噫夫金瓶梅花全憑人力  
以補天工則又如此書處處以文章奪化工之巧也  
夫百六

此書爲繼殺狗記而作看他隨處影寫兄弟如何九

之弟何十楊大郎之弟楊二郎周秀之弟周宣韓道  
國之弟韓二揚鬼惟西門慶陳敬濟無兄弟可想七百  
以玉樓彈阮起愛姐抱阮結乃是作者滿肚皮猖狂  
之淚沒處洒落故以金瓶梅爲大哭地也百八

第一奇書目

一回 熱結。弟字起

二回 勾情

三回 受賄

四回 幽歡

五回 捉奸

六回 瞞天

七回 說媒

八回 占卦

九回 偷娶

十回 充配。金瓶梅三字至此全起

十一回 激打

十二回 私僕

十三回 審約

十四回 種孽

十五回 賞燈

十六回 追歡

十七回 劫奸

十八回 晚禍

十九回 還打

二十回 起奉

廿一回 掃雪。金瓶梅三人至此暢聚

廿二回 偷期

廿三回 輪鈔

廿四回 戲嬌

廿五回 醉謗

第一奇書

目錄

三十四

廿六回 通解

廿七回 私語

廿八回 僥倖

廿九回 水陸

全部結果

三十回 覃恩

三十一回 構髮

三十二回 認女

三十三回 罰唱

三十四回 說事

三十五回 報仇

三十六回 寄書

三十七回 說媒

三十八回 捧槌

三十九回 寄名

四十回 希寵

四十一回 全憤

四十二回 烟火

四十三回 爭寵

四十四回 偷金

四十五回 解衣

四十六回 走雨

兩番結束

四十七回 害主

四十八回 私情

四十九回 屈體

五十回 偷觀

五十一回 品玉

五十二回 山洞

五十三回 驚歡

五十四回 戲弄

五十五回 雨慶

五十六回 助友

五十七回 千金

五十八回 打狗

孝子着書之意在此教人以孝之意亦在此

五十九回 露陽

此回以一個孝字照應一百回孝哥的孝字

六十一回 醉燒

六十二回 法造

六十三回 傳真

六十四回 三章

六十五回 全人

六十六回 致辱

六十七回 賞雪

六十八回 密訪

六十九回 初調

七十回 朝房

七十一回 再夢

七十二回 義打

七十三回 吹簫

七十四回 恨玉

七十五回 合酸

是作者一腔憤恨無可發泄處

七十八回 再戰

七十九回 喪命

七十六回 嬌撒

七十七回 水戰

七十八回 獨嗜

七十九回 生兒

八十回 售色

八十一回 拐財

八十二回 得雙

八十三回 含恨

八十四回 盜財

八十五回 欺主

八十六回 冷面

八十七回 寄東

八十八回 感舊

八十九回 惜淚

九十回 受辱

九十一回 怒打

第九十一回 愛嫁

目錄

三十五

九十二回 被陷大開  
九十三回 義恤  
九十四回 酒樓  
九十五回 竊玉

九十六回 遊舊當面

九十七回 假續。一部真假總結照轉冷熱二字

九十八回 舊識  
九十九回 醉罵  
一百回 路遇。孝字結

